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GONG HE GUO CHUAN

QI YING XIONG

CHEN GENG

尹家民 著

陈赓



共和国传奇英雄

共和国传奇英雄

陈赓

尹家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共和国传奇英雄——陈赓

尹家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8.875印张 180,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

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000001—6000 定价: 14.60元

ISBN 7-202-02056-4/I·457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 (1)

在湘军里当师长的爷爷喜得孙子，并把一身侠胆传给了他。这个孙子就是日后威振中华的大将陈赓。

第二章..... (15)

受祖父的影响，陈赓幼时常想弃学从军。兵荒马乱之际，当父亲逼他成家理财之时，13岁的“新郎”却杳无踪影。

第三章..... (34)

四年的湘军生活使他历尽磨难，当将军却始终是一个梦。最后他像彭德怀一样领人闹饷，招来杀身之祸。

第四章..... (62)

黄埔军校成为陈赓人生的新起点。他的杰出才能令蒋介石惊喜，他救过蒋介石的命，本可以成为蒋的“嫡系”，终因志向不同，他毅然离开了蒋介石。

第五章..... (79)

南昌起义中的陈赓身负重伤，九死一生。竟是一位女性将他背下战场，又是傅连璋保住了他的腿。但死神却时时在威胁着他……

第六章 (98)

周恩来领导下的上海地下斗争惊心动魄。陈赓担负起严惩叛徒的任务,不料顾顺章又随之叛变,党的中央机关和一大批负责同志身处险境……

第七章 (121)

再次负伤的陈赓要回上海治伤,在中原几度历险,都凭他的机智勇敢一一化解。

第八章 (152)

陈赓再次见到蒋介石,已是“阶下囚”。蒋介石似念旧情,但陈赓不为所动。在党组织的营救下,他又一次虎口余生。

第九章 (169)

长征中的干部团团长陈赓在关键时刻屡建战功,他还毛遂自荐,成为担架队长,将病重的周恩来抬出草地。

第十章 (184)

抗战中的陈赓已是一名出色的高级指挥员。在四面包围之中,他仍沉着应战,甚至冒险装扮成国民党军队,从敌军眼皮底下通过……

第十一章 (197)

蒋介石打不过就“谈”。当陈赓将军走向谈判桌时,他的风度连美国人都折服了。

第十二章 (209)

南渡黄河,毛泽东向陈赓讲起“破釜沉舟”的故事。于是,在黄河岸边诞生了一个陈赓骑龙过黄河的故事。紧接着又是豫西牵“牛”的杰作。

第十三章..... (224)

淮海大战，小小指挥所里云集一代英豪。陈赓
出谋划策，围歼黄维兵团，震撼了蒋家王朝的支柱。

第十四章..... (241)

当人们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之时，陈赓却被
胡志明点将援越；朝鲜战争爆发，他又被彭德怀指
名赴朝，和平已降临，一代名将仍在战火中。

第十五章..... (263)

创建“哈军工”是陈赓的又一大功绩。太多的
磨难，过度的操劳，58岁的将军倒下了……

后 记..... (278)

第一章

在湘军里当师长的爷爷喜得孙子，并把一身侠胆传给了他。这个孙子就是日后威振中华的大将陈廉。

I

二都柳树铺，离湖南湘乡县城 15 华里。东西两面，对峙排列着两列绵亘起伏的小山峦，中间展延着宽三、四华里的狭长谷地。在湖南，人们把这样的地形称为“冲”，如果谷地再宽一点，当地人叫做“垸”。过去，这个地方交通不发达，只有一条山路，弯弯曲曲通到 40 华里外的湘潭。

这里的村民，世世代代过着单调的生活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。旱季骄阳似火，雨季则大雨倾盆。田间耕种和灌溉稻田非常辛苦。水牛成为人们最好的劳动伙伴。稻田连绵数百里，其间村落处处。农民日出而起，成群地光着脚到田里劳动。太阳落山，他们才疲乏地牵着老牛回家。土屋里，小油灯寒伧地闪烁着。家庭主妇给一家人端上一碗碗煮米饭，还有青菜，少不了辣椒，偶尔也有点鱼或肉。在笑语闲谈中，二都柳树铺村就进入了梦乡。

村南有座水坝，环抱着一汪清澈如镜的泉水。坝东小山脚下，有一座前排三间后排三间，总共两进的农家院落。用

通常的竹片密织围拢起来当墙，房顶是用瓦铺成的，房子周围的园子种满各种果树，还有一小块蔬菜地，栽种日常需要的葱、萝卜、南瓜、豆子和辣椒等。

这时，一个20来岁的男人在园子里转来转去，有时停下，焦急地望着西屋里昏暗的灯光。正是农历二月初一，夜风还挺凉。男人穿着棉袍，打着裹腿，戴着瓜皮帽，两手抄在袖口里，嘴里还咝咝地倒吸凉气。

“哎哟……哎哟！”他听见有个凄厉的声音在喊，几乎不像是人的叫声。房里，脚步声、人声、盆盆罐罐的响声混成一片。他用手堵住耳朵眼，口里喃喃自语：“上天保佑孩儿平安降生，快点吧！快点吧！”

他就是陈赓的父亲陈绍纯。

他女人彭学娴的声音停止了。房里没有一个人在说话。忽然在一片静寂中，一个婴儿的哭声响了起来。是宏亮的啼哭！

接生婆气喘吁吁地跑来，一拍巴掌，亮开大嗓门：“大老爷，恭喜你，你真有福气，又是个儿子！”

陈绍纯急忙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，塞进接生婆手里，努力不流露出过分激动的心情，却三步并作两步，跑回屋里，走到床边安慰妻子。

“好哇，又给我生了个管家理财的。”父亲抱起孩子，笑得咧开了嘴。然后他看着平静而疲惫的妻子说：“赶快给孩子取个名字，早点捎信告诉他爷爷。”

“你们陈家有福，我看就叫他福哥吧。这孩子眉清目秀，将来少不得也是个秀才！”接生婆插言道。那一天是1903年2月27日。那时清光绪皇帝当政，社会上还兴考秀才。

“唉，”父亲摇了摇头。“这年头兵荒马乱，还考得什么秀

才。等他长大，念点书，能替我守家理财就行了。”

父亲的忧伤是有原因的。一则，大孩子——陈赓的哥哥生下没两年就闹病，现在整天病恹恹的，看那架势，如何能继陈家香火，光宗耀祖呢？二则，3年前，即1900年，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“庚子事变”。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半个世纪以来不断侵略中国的继续。自从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用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强迫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以来，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，昏庸腐败的清廷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，致使列强得寸进尺，整个中国变成了全世界冒险家的乐园。这次八国联军的侵略，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，亡国的大祸迫在眉睫。湖南向来是列强瓜分的肥肉，又是军阀残杀争夺的地盘。兵劫而后，匪盗蜂起，百姓被祸害得往往数十里外杳无人烟……所以，父亲一想起这些，总要摇头叹息。

2

数十天后，孩子满月。陈绍纯把亲戚朋友和村里人叫到客堂，杀了一口猪，煮了一锅红皮鸡蛋，摆了一些土酒和菜肴，当然，还有湖南人少不得的辣椒、辣酱，热闹了一番。大家祝愿新生的孩子健康、长寿和幸运。

正在热闹头上，听得陈家大院门口孩子们跑着喊着：“老将军回来了！老将军回来了！”

一领四人大轿轻轻落地。轿帘一挑，下来一位威风凛凛的老汉。有个轿夫想过来搀扶，老人一扬手，拨开他，拔出嘴里的旱烟杆，声若洪钟：“我的孙子在哪里？我的孙子在哪里？”

这位湘军大人约有五、六十岁的年纪。一脸大胡子，浓黑的眉毛根根刺起，目光锋利。他身材魁梧，穿着一身湘军礼服，头戴朝冠，亮晶晶的宝石顶子，声势显赫。

他，就是陈赓的爷爷，在湘军里当师长的陈益怀，别号培芝。

屋里人闻声出来，簇拥着老汉进去。老汉一坐下来，便微微发喘。他右手一张，像是和人们要什么东西。父亲端来了茶，老汉眼皮都不抬一抬。母亲是很懂事的，急忙回屋把正在酣睡的“福哥”抱来，放在老汉怀里。老汉抹了一把胡子，露出嘴唇，在孙子的屁股蛋上咂地亲了一下，哈哈笑得两眼眯成两条线：“我这孙子尿尿都是香的！”

他忽然想起什么，拿起一根筷子，在酒坛里蘸了一滴酒，往孩子鲜嫩的嘴皮上一抹，孩子便哇哇大哭起来。

爷爷笑得更起劲了，一拍大腿：“哭得响！哭得响！这小子会比我有出息！我听我爹说，我满月的时候，他往我嘴里塞了颗辣椒，我硬是没哭出声来……”

爷爷大约想到什么伤心事，沉默起来，只是盯着孙子的小脸看。他幼时家境贫寒，生计无着，从十几岁就到地主舅舅家做长工，放牛种地，什么都干。他喜爱武术，自幼坚持练功，力气过人，饭量也特别大。到舅舅家当长工后，白天下田劳动，晚间习武练功。舅舅见他本来就吃得多，再加上弄枪舞棒，气不打一处来，骂他骂到半夜。爷爷一气之下从舅舅家出走，带着一身武艺，投入湘军。开始当伙头军，以后转为作战的士兵。他因长年练武，臂力过人：站在三张叠起的桌子上面，能用牙齿叼起四只叠在一起装满了水的木桶离地。他在军中用的大刀，重达八十多斤。而且英勇善战，屡

立战功，得到上司的赏识，步步高升，一直作到相当于今天的师长之职。他当时矢志尽忠朝廷，但是近来他常常被派去镇压农民起义，遭到万民痛恨。又见朝廷无能，清军腐败，外患内忧交迫，实在不想干下去了。他对着听不懂也不会说话的孙子极认真地说：“孙子呵，快快长吧，等爷爷告老还乡，一定把你这个小马驹，调教成一匹腾云驾雾的千里马！”

3

又过了五、六年，爷爷辞去官职，回到家乡，福哥也长成三尺高、顽皮好动的孩子，爷爷成了他最好的伙伴，不是跟着爷爷去练功，就是缠着爷爷问东问西。他抱住他的脖子，爬上他的膝盖，脸腮对着脸腮，高兴地喊：“爷爷，你眼里有人！”

“是啊，里面有个淘气包。”老人捋着胡子，乐得前仰后合。

傍晚，二都柳树铺轮廓变得模糊起来。只有背衬着西天余晖的锯齿形小山顶上，还能看到松树和竹子郁郁苍苍。一家一家、一缕一缕的炊烟接连升起。一根根烟囱，像是土地爷爷嘴里衔的烟斗，不时喷出一串火星子。呛鼻子的辣子味和喷香的烤红薯的香味，飘得很远。祖孙二人来到泉坝旁边一块空地，孙子跟着爷爷，一招一式练起武来。

爷爷将腰间的黑绸带扎紧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身子一抖，两只手掌便像鸽子似地飞舞起来。几番弯腰踢腿之后，便操起八十斤重的大刀，抡圆了，搅得风声呼呼直响。

“福哥，接着刀！”

随着喊声，那把大刀上系着的红缨像一团流动的火球，在

空中划出一道弧形，哐啷一声，刀尖插进福哥跟前的土里。福哥双手合抱刀把，弓起腰，想把刀拔出，可是大刀纹丝不动，自己倒跌了个屁股墩。他从地上拣起一根鹅毛，对着光闪闪的刀刃，噉起小嘴，使劲吹。鹅毛在刀刃上频频抖动，并不断裂。

“爷爷，你不是说这把刀削铁如泥，怎么连根鹅毛也割不断？”

“它是吃硬不吃软。你看着。”

爷爷说着，把鹅毛插在孙子的虎头帽子上，让他背靠一根大树站着，嘱咐着：“我说低头你就低头。”

爷爷紧紧腰带，在空地上连走了几个八卦梅花桩步，身形飘忽不定，快捷得使福哥眼花缭乱。爷爷用脚勾了一下露出地面的刀把，在半空中两手接住，大喝一声：“低头！”

福哥两眼一下瞪大，又使劲闭上，朝地上一趴。听得帽子上嗖地响过一阵，鹅毛飞了起来，在半空忽忽悠悠朝下降，快接近树干时，爷爷的大刀拦腰一砍，鹅毛断成两截，又飞了起来。当两截鹅毛飘到树根时，又听得嗖嗖两声，两截鹅毛分成四段。

福哥噉噉叫着，拍着巴掌。

“怕不怕？”爷爷抹了把额头上的汗。

“不怕！”福哥脖子一梗。

“好，有胆量！”

“爷爷，你还能连着砍吗？”福哥捏着半寸长的鹅毛，还有些不死心。

“想当年，我能一连劈成十六段，如今老了，等你长大去劈吧。”

正说着，一阵马蹄声从远而近。祖孙俩一齐扭头去看。

沿着狭长谷地，一匹枣红马飞快地奔驰，腾起一片黄色烟尘。乱纷纷的鬃毛迎风飞舞，不一会儿便来到跟前。

这是一匹烈性的湖南小马，停下还不肯老实，前后移着碎步，打着响鼻。从马背上下来的是个中年妇女。她的脸是饱经风霜的，额发是湿的，颊上满是灰尘。她的穿戴也很奇特：黑衣黑裤，袖口裤管都紧紧扎着，身后一块红色霞披，软底靴套着裤腿，十分精悍。远远一看，不像个女的。

她看见了爷爷，就整一整汗湿的头发，翻身下马。福哥扑过去，亲热地喊着：“二奶奶！”

其实，她不是福哥的亲奶奶。因为贫穷，爷爷成家很晚。直到30岁上，在湘军当了哨长之后，才同家乡一位小他10岁的姓刘女子结婚。奶奶来到陈家不久，生了一个男孩，就是福哥的父亲陈绍纯；5年以后又生了他的叔父陈碧纯。叔父出生不久，奶奶就病故了。奶奶死后，福哥的父亲刚满12岁，爷爷作主给他完婚，并且叫他管家。过了几年，爷爷又和一个当过兵的四川籍女子结婚。这个继祖母没生儿女，但对儿孙视若亲生，孩子们对她也很尊重、敬爱。她原是祖父军中一个骑士，性格豪爽，武功精良，人称“侠女”。她跟着爷爷来到陈家，成了孩子们的武术教练。

她轻轻一举，便把福哥放在马鞍上，说道：“抓紧缰绳！”

福哥骑在马上，喜不自胜，不由得腿肚子一夹，小马便奔跑起来。它时而竖起前身，时而左右摇晃，或者把头扎入前腿间。可把福哥吓坏了。他先是脸红了一阵，心口怦怦乱跳。但他牢牢抓住缰索，像猴子一样，紧贴在马背上。桀骜的枣红马不知是累了，还是驯服了，跑了几圈之后，放慢了

步子。福哥高兴地直起身子。

“好样的！”爷爷笑眯了眼。“长大能降服千军万马！”

“福哥，下来吧，该练跟斗了！”二奶奶把马拉住。它的鼻孔张得老大，打着响鼻。当二奶奶靠近它时，虽然又惊跳了一下，但很快和顺地垂下头。二奶奶把福哥抱下来。

二奶奶从马鞍下抽出一根柳木棍子，喊着：“福哥，来！”福哥按着二奶奶喊出的口令，在平地上打着巴子。二奶奶不时把木棍伸到福哥腰杆上，顺势托着。福哥便一个跟斗接着一个跟斗，风车似地骨碌碌转……

4

福哥6岁的时候，家里请来一个老师。那时老师叫先生，由先生或富足家庭、宗族开办的教学场所叫私塾。私塾一般只有一个先生，采用个别教学方法，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。但师道尊严，先生常常打骂学生。

福哥取了个学名叫庶康，字传瑾。

他的私塾先生50多岁了。脸长长的，鼻子也长长的，整齐的八字胡像是墨写的“人”字。他总穿一件宽大的蓝布长衫，再热的天也不脱。冷了，外面罩件墨布马褂，头上戴顶旧皮帽，着一双老布棉鞋。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烟袋，衣襟上佩着眼镜匣子——眼镜平常是不用的，即使戴上，他总喜欢像账房先生那样，从眼镜框上边看人。

他俩关在一间小屋里，一个教，一个学，白天不准出去，写字读书，读书写字。老先生对庶康非常严厉：破晓起床，不洗脸先读书；早饭后背诵，点句，读书，写字；午饭后也是写字，读书；天黑了按古诗格律对仗、填字。夜间温课，要

熬过两炷香。

老先生摇头晃脑地领着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后来闭着眼睛捻着胡子念《论语》。庶康不怕背书，就是不愿老坐在板凳上。先生有时起身在屋里来回踱几步，庶康就在他的背影里快速站起来，松松骨头，等先生回头连忙坐直。有时先生看见了，便拿起戒尺打他的手心，呵斥他。他恨先生刺鼻的长烟袋，恨他的又直又硬的戒尺，但最恨的是他的朱笔。先生经常在书眉上记下背书的日子和挨罚的日子。庶康就用手指肚不停地搓揉，直到字样模糊。

“朽木不可雕也！”先生教了几十年的书，从来还没碰到这样胆大妄为的学生，不禁瞪圆了眼睛，刷地从坐椅垫下抽出戒尺，喊道：“过来，把手伸出来，打你20下！”

庶康一步一步蹭过来，伸出的巴掌上下直抖，闭上眼咬住嘴唇，心里开始默数着一……可是，先生举到半空的戒尺停住了，随后一松，放下胳膊，苦着脸，挥挥手：“坐回去吧，以后不许污辱斯文！”说心里话，先生虽是十足古风，却很喜爱这个既肯忍让又很大胆的学生。方圆几十里，他还没教过这样聪明的孩子。每次他读一遍，庶康跟着就能背……他只是可惜这孩子没长性，屁股底下像长了刺猬，动过来动过去。而且他回头一想，孩子的话也有理：我作了几十年教书匠，满肚子学问，可头发都白了，还不过是个小小小学究，治国平天下，谈何容易！想到伤心处，先生不禁鼻子一酸，悄悄地流起了眼泪。

庶康是“吃软不吃硬”。他见先生哭了，急忙跑到先生面前跪下，喃喃道：“我又惹先生生气了……”

先生撩起长袍衣襟，抹去脸上的泪水，吸着红红的鼻子

说：“不知怎么的，人老了泪水还特别多。庶康，你也大了，还是上七星桥谭家祠堂去念书吧。”

5

1912年，9岁的庶康像个自由的小鸟，扑打着翅膀，沿着田埂，用包袱包着书本，到附近的谭家祠堂私塾念书。那时候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去年年底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终于推翻了清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虽然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最后一顶王冠落地了，封建势力还在拼命作垂死的挣扎，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还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，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。在湘乡这块出过维新变法杰出人物谭嗣同的土地上，新旧思想斗争得格外激烈。许多热血青年都跑到长沙、武汉、广州投奔孙中山、黄兴的革命军；一些封建遗老遗少却顽固地坚持封建礼教，连男人拖在脑后的长辫子都不肯剪掉。

庶康在谭家祠堂遇到的私塾先生，就是一个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的白胡子老头儿。

白胡子谭先生教书方法更古板，除了背书，还是背书。谭先生还在私塾的墙壁上挖了个上圆下方的龛洞，里面供奉着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”的牌子。每天上课，他都要领着学生在孔子牌位前整装肃立，然后三鞠躬。

谭先生布置完要背的书，就拿一个凳子打横坐在门口，听10来个学生依依呀呀地背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他的耳朵非常灵敏，虽然闭着眼，只要有一个学生不背了，他就会发现，马上睁开眼。

庶康起先背得很起劲，上身像个摇头蜂。当他的目光偶

尔扫过一张糊墙报纸时，他被报上的一首短诗吸引住了。这是一张发黄的《湘报》。前面是一段谭嗣同的话：“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，方有复兴之望，不然，则真亡种矣！”后面就是一段他看不太懂，但一读就觉得血直往脑门顶上涌的诗：

望门投止思张俭，
忍死须臾待杜根。
我自横刀向天笑，
去留肝胆两昆仑！

《湘报》是1898年谭嗣同创办的。为了推动湖南的变法运动迅猛发展，加快全国变法的步骤，谭嗣同怀揣光绪皇帝的密诏，深夜只身潜入袁世凯家，劝说袁世凯举行兵变，未料遭袁告密，不仅光绪被囚瀛台，维新志士也惨遭杀戮。在危境中，谭嗣同一再拒绝梁启超一同出走的劝告，要为变法流血。他在浏阳会馆被捕时，神态自若，这首诗就是他在狱中写的。3天以后，他与其余5人一道被害，临刑前谭嗣同咬破手指写下了绝命书：“我今被捕，自料必死，我死不足惋惜，可怕的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大祸就在眼前。我担心的是民族的命运，祖国的前途，因此，我写下这封血书，希望爱国的志士仁人同心杀贼，挽救祖国的危亡。我相信中国之大，人民之多，一定会做到这一点。我谭嗣同虽然生不能报国，死也要化为厉鬼帮助大家完成救国大业……”他的爱国精神在庶康幼小的心灵激起了波澜。“我要是有龙王婆婆给的神钵就好了，对着被杀头的人喷一口水，他就得救了……”